

[电视剧版]

顾绍文 著
赵长天

肇事者

真相，说还是不说……

华夏出版社

「电视剧版」

肇事者

顾绍文 赵长天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肇事者/顾绍文,赵长天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ISBN 7-5080-3384-1

I. 肇… II. ①顾… ②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18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60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

1

肇
事
者

天欲曙，轻烟也似的晨雾中尚亮着路灯。车稀，人少，街道颇显宽敞。路旁，背靠树干立着一块牌。牌上有画，画的馄饨，还有词，“江南风味 纯素 纯天然 绿色食品”。离牌不远，靠墙，摆开着三两张矮桌，小凳七八个。一辆不大不小的手推车漆得雪白。车的半边放煤炉，炉上坐锅，锅中水沸热气腾腾；另半边竖个纱橱，透过洁净的橱纱依稀可以看见有馄饨排得齐整。一坐一站在车旁，张爱宝和陈义德同步地取皮，搁馅，包裹，很快，手边的盘里也堆满了馄饨。

这儿的馄饨大不同于别处，小小的毡帽似的，个儿大如饺子。卖的也个别，碗分大中小三种，中碗十个卖两元五，大碗与小碗各差五个，价格依次类推，还可以要求论个加减。

“大碗再加俩。”有客来坐到凳上。

取来馄饨下进锅，陈义德立即又摆开了好几只碗。他知道，一早晨的忙碌，例行地开始了。果真，一个跟着一个，不大一会，桌旁已满座，且有来站着等位的。放调料，勺汤，装上馄饨，陈义德分送到顾客面前，“大碗，您的。”他一一招呼着，“您的这是，给您加了醋了。”

张爱宝目不斜视，手上的活做得飞快，边还软语安着后来者的心，“一会儿就得，啊？就一会儿。”

这位吃完了，起身要走却不走，“馄饨里放什么了？”

“什么？”陈义德一愣。

“跟抽白面似的，让人吃了上瘾，间天不来就惦记。”

陈义德没听懂人家的吹捧意思，“胡说八道你。”

“不害您，”那头的张爱宝乐呵呵地把话接了过去，“您怎么能常来呀？”

这位乐了，“看看，”他说着陈义德，“你看你妈，哪像六十多的人呀这反应。”

陈义德也嘿嘿地乐着告诉人家，他妈妈今年七十有三。

“日子定了？”那边那位边吃着边问。

还是张爱宝听懂了，“没呢，还没拿定主意往哪儿搬呢。”

“啊，”陈义德这才恍悟，“您说拆迁呀。”他补充说，“快了，说是晚不过下个月，推土机就得来扒房。”

掏出来一张百元大钞，那位往陈义德的围裙口袋里塞，吓得陈义德忙躲。

“不白给。”那位交代说，“可着这钱，你给我预备馄饨，要生的。”

陈义德颇觉疑惑，“一下买那么多，您？”

“我囤点儿。”

“囤？”

“你们自个儿都说不准把家安哪儿，往后，让我怎么找这一口去？”那位诘问道，“不囤点儿行吗我？”

像这样要囤馄饨的，到收摊之前一共来了一十二位，有给五十，有给三十、二十的，另有三位留了手机跟单位的电话，让陈义德到时候通知他们，馄饨摊挪到哪儿了。

“三百多块钱的馄饨，”陈义德很有些为此犯愁，“得赶紧包，别到时候跟搬家赶一块了，那可没法伺候。”

张爱宝担心的跟儿子不一样，“往冰箱里一冻，还一冻多少天，那馄饨怎么吃呀。”

“速冻的馄饨哪家超市都在卖，”陈义德不以为然，“买的人还不少呢。”

娘儿俩一人一手推着推车，横穿过了马路。正要进胡同，陈义德忽松了手，“我上集市，”边说，他边就走了，“再添点馅料回来。”

想着什么，张爱宝要喊回儿子来却又忍住了，径自推着车往胡同里去。叫锥子的胡同还真像锥子，入口挺宽敞，渐进渐窄，最窄处只容得两人并行。为给推车让路，由里向外的老少个个先闪身到人家檐下，然后再“奶奶”“大妈”“妹子”地招呼。独有牛嫂例外。她迎面堵住了张爱宝，张口一问就一连串，“今儿怎么回来晚了？买卖不好？怎么就您呀？德子呢？”也没等张爱宝回答，牛嫂即又告诉，“动迁组让你们家去个人。”

锥子胡同以及相邻的街坊，整个路这边的房都得拆，说是要盖个国际什么中心，开会用的。动员搬迁的专门机构进驻居委会已经好一阵日子了，大会开过，挨家挨户谈也谈了好几回。条件挺优惠，要房，给现房；不愿意要给的房，也成，按规定折价，可以拿钱。二选一，看似简单，很好作决定。可就是决定不下来，一会儿觉得要房合适，一会儿又想还是拿钱实惠，没个准主意的人家居多数。

“今儿最后定方向，”牛嫂转到了张爱宝这头，帮着推起了车。她说她刚跟动迁组谈完，“说准了要房还是拿钱，不能再变。明天开始按门牌号大小签搬迁协议，正式的。”

“你怎么回的话？”

牛嫂答来干脆，“钱，我可不拿。”她嫌麻烦，拿了钱，得自己买房，买房就得找房，找房就得看广告，房产的广告报上有，街上有，往你手上你家门缝里塞的有，一篇一篇又一篇，看着觉得篇篇好，临了不明白该挑谁。“哪有要房现成？往那儿一搬，齐

活。”可是，要房也有要房的不合适，动迁组给的房，在东城，靠郊区那一带。“我们家爱国在城西上班，骑车得两小时，爱国他爸还得多花半个小时，都是单趟的。来回四五个小时，不刮风不下雨就够呛，”她苦起了脸，“到了三伏天到了九天，还不要了他俩的小命？”

到这儿，她俩站住了。牛嫂推来倒去地将推车停得紧紧挨着墙根，“所以，”她告诉被闲在一旁的张爱宝，“房，我没敢要。”

“合辙儿，”张爱宝明白了，“你还是没给人家准信。”

牛嫂一跌足，“我倒是想给来着，可心里少了杆秤。”就因了此，她才来找的陈义德，想问问陈家怎么定的，好有个参考。“你们家定没定？”

“定了。”

“怎么定的？”

张爱宝答得斩钉截铁，“拿钱。”

2

“别别，芸芸，别哭。”

《热风》杂志的版权页上印得清清楚楚，副主编有两个。排在丁纬前头的那位，年前调作家协会当秘书长了，副主编的办公室就由丁纬独占着。尽管屋里并没有第二个人，丁纬却还是拧着身子，拿脸冲着墙角，压低了声音跟人通电话，“当然去，挂了电话就走。”

又问对方，那儿有没有洗手间，“去补补妆。”他细心地劝导

着，“还是补补罢，要不，让人看着多不好。”他又让对方放心地说，“我知道那地儿，在广播大楼斜对门。知道，你在尽里头。”

“老占着线，”主编推开门，把嗔怪的话说得和颜悦色，“在跟罗燕华说话？”

一下慌忙挂断了电话，丁纬转过身来，“啊，”他含混地应着，“有指示？”

《收获》的、《上海文学》的、《萌芽》的，上海来了好几位同行。有朋远道来，不请一顿怎么说得过去？主编让丁纬找个地儿，环境务必幽雅清静，菜肴须有本地特色。

为难了，丁纬知道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价廉。《热风》杂志连卫生巾的广告也拉不着，哪里敢指个饭店就往里请人呀。他迟疑着应承了下来，“行。”

见主编点着头要走。丁纬忙唤住他。“安排好了，我得先走一步。”他说明，今天是罗燕华即他太太的外甥女洪虹过生日，洪虹去年从新疆寄居到这儿上初三，为的是考个重点高中。“第一回在我这儿过生日，”丁纬说，“我得陪她俩吃晚饭。”

主编不得不点头。

急急忙忙下了楼，丁纬推出车来骑上就走。

他骑的是一辆轻巧的助动车。这种机动的非机动车工具，因其性质的含混，很有些猖狂地一会儿走非机动车道一会儿上机动车道，得空隙即抢行，为己创造方便，而将障碍留给别人。不过，丁纬骑车却从来不那样。抢了半天的道，最多快个几分钟，再急也不在乎几分钟时间呀，你我又不是日理万机。他常常如是对人说，也一直如是实行着。譬如这会儿，尽管要赶时间，他仍保持着中速，挨着人行道的阶开车，还不时捏一捏闸，避让突然闪身出来穿马路的行人。

先上黑土地会馆安排好了晚上的饭局，丁纬这才赶去见芸

芸。响了好一会儿，他才觉察是他的手机在响。“丁老师吗？”一个俏俏嗲嗲的女声，“是我，我呀。”

丁纬一耳朵就听出了是谁，“别逗了，太太。”

什么逗不逗的，那头的罗燕华这才放开了喉咙，说她这叫试探，说抽查也可以。探查丁纬是不是接小姐的电话接晕了。

“下回别用这个电话打，”丁纬以很欢迎检查的态度作着建议。他说一看号码，就知道那是从电视台打来的，那还能有别人吗？其实，他没看出来，他耳音好，不怕罗燕华换电话。听见电话那头有在催罗燕华快的声，他故意慢悠悠地说，“正要给你打呢，你说晚上咱们上哪儿啊？”

罗燕华要说的也是这事儿，她让丁纬先带洪虹上恒茂广场，给她买个生日礼物，“别太贵重的，啊？还是孩子呢。”恒茂三楼有个做潮州菜的蝶飞居，就在那儿吃海鲜。她正赶着录制个节目，说不准结束的时间，“你俩先吃，别等我。”

“虹虹过生日，光一个姨夫陪着，能高兴吗她？”丁纬表示着异议。

顾不上跟丁纬贫，罗燕华在那头挂了电话，临挂断之际，她没忘记很响亮地啧了几声。

丁纬刚将手机插进腰带上的皮套里，它竟又响了。丁纬先看了看来电显示，是芸芸，肯定是等急了。并非，芸芸说她刚刚省悟过来，她正呆着的这个茶座，跟她工作的广播电台相邻，里边很多她的同事，也不乏认识丁纬的，怎么能在那儿见面呢？“嗨，我怎么也忘了这茬了呢。”丁纬埋怨着自己说，“对，当然得换地方。换在哪儿你说。馆？”

3

7

肇事者

“馆”是一家咖啡馆的店名，离得不远，在一条偏僻的小马路上，门脸窄窄的，不甚显眼，是个清静的所在。

丁纬没有料到，会在那儿遇见司马则彬。

司马则彬也看见了丁纬：“丁老师。”

“哎，巧了。”滞步间，丁纬已打量清楚了另一侧座上的男士。桌上摆着一束鲜花，座旁站个旅行箱。显然，不宜干扰，丁纬想着往里一指，“我约了个朋友。”

笑了笑，司马则彬没再说什么，应该站起身的她始终没站起来，也没给丁纬介绍坐在对面的李少雄。

李少雄呢也把询问忍到了丁纬拐过弯去以后，“大学老师？”

“不是。”

李少雄奇怪了，“跟中学老师还有来往？”

“不是中学更不是小学里的，”司马则彬一笑，“就是我老师。”她又欠身探头向里眺望着。

“馆”其实只是个廊，曲曲折折，一边设着卡座，一边有落地窗。尽里头的那一截，窗户没了，本应照明的灯幽幽地将四下衬得更昏黯，椅背高如隔间的墙，可以便宜来宾各行其是，是为情侶座。

芸芸姓胡，当电台播音员的她，有一条俏喉咙自然不消说的，较之更俏的是她的容貌，而这些又不能跟她那双眼睛比，眼睛梢长且微挑起，有羞有怯有忧郁还有些哀怨在目光里含着。一

瞟一瞟的，与其说是看着丁纬，倒不如说她在躲避。

“又闹了他。”胡芸芸告诉道，过了好一会，她才又告诉，“闹得更厉害了。”

呷着杯里的咖啡，丁纬没催问也没接嘴。着急不得，越急她越不说。

“他想要。”胡芸芸说，说得很快，她又很快地补充说，“我没表示不愿意。”

听着，丁纬声色不动。胡芸芸忽一下扭脸向壁，缄默了，且执守着。

丁纬取出纸巾包，抽了一张递到她手上。胡芸芸接去拭两鼻翼，拭了又拭，再拭，她才泣着告诉丁纬，“我，我就说了声讨厌，”抬起湿漉漉的目光慌乱地看了看丁纬，她又解释，“我是想……”

“我明白，”丁纬说来声柔语调也柔，“我懂。”

更伤心了胡芸芸，低着头，她只把那拭不干的泪拭着。

总算等到她平静了些，丁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我还得埋怨你，”他诘问得不怎么严厉却也不很委婉，“怎么把我叮嘱你的话忘了呢？”

丁纬还要说什么，手机响了。一看是罗燕华刚才打来的那个号码，他即刻离座，向外走开去，边故意逗着，“哪位小姐呀是？”

“怎么没回家？”罗燕华的嗓门很大，“干吗哪在？”

丁纬把已经办完了的事说成正做着，拿来哄罗燕华，“上海来了几个作家，主编让安排个说话的地方。”罗燕华并不好蒙，盘问得很是仔细。丁纬技巧娴熟地解释得天衣无缝，刚才没说是因为刚才还没这事。现在在黑土地会馆。有主编，大陆，没别人。啊，来了一水的漂亮妞，上海作协美女作家代表团，正跟你

老公对眼呢。能忘了吗,安排好了就走人。边说边笑,他适时地岔开了话题,“怎么说你?”

罗燕华没别的事,就是叮嘱丁纬,让洪虹自己挑生日礼物。

“成。”丁纬满口应承着,心里却在琢磨别的。罗燕华刚一挂断,他即拨通了大陆的手机。大陆是他的同事,正替他陪主编接待上海客人。他料定罗燕华不会打大陆的电话查询,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叮嘱一下的好。他跟大陆交代说,要是罗燕华打电话去问,不能说丁纬已经走了,得这么说,“他正跟客人说刊物的事儿呢。”他还让大陆主动问罗燕华,要不要跟丁纬说话。罗燕华的脾性,丁纬拿捏得很准。主动一问要不要,罗燕华是绝对不好意思说要的。

4

要房,是打从听说要拆迁以来,陈义德家一早商量好的对策。

他们家现有房两间,当门的屋不大。冰柜和液化气罐和炉灶和水龙头和水池子和桌子椅子和箩筐竹篮和众多大中小号铝盆塑料盆和张爱宝的那张单人床,满满当当地摆得连转身都难,上大一哲学系的陈兆民,周末从学校回来还得搭个铺。更小的里屋里睡陈义德俩口子,且连个窗户也没有,一年到头黑洞洞。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现状的些许改善,除了终于降临到头上的拆迁,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了。所以,在要房这一点上,老少四口丝毫没有歧见。

也所以,对他妈妈在最后定方向的紧要关头,忽然变卦转而要钱,陈义德自不免心中着急,有了怨和恼。他没跟妈妈争讲,嘴笨,死脑筋,陈义德有自知之明。他寄希望于他媳妇。咸慧在百货大楼当财务,算个干部,在家里说话素来比丈夫有份量。接到陈义德的电话,咸慧请了一小时的假,提早下班回来了。婆婆不是不讲理的人,在晚饭前说服她,即使费点口舌,至多有条尾巴拖上桌子,吃完饭上居委会去跟动迁组最后定方向,应该不成问题。

咸慧亲亲热热地唤一声“妈”,启发诱导着问,“您说,德子想要房,为什么?”

“为我。”张爱宝想都没想一想,“儿子孝顺,想让他妈有一间自己的房。”她却又说,一个人住一屋,她觉着冷清,憋气。终究七十好几了她,晚上没个伴儿,“德子能放心?你能放心?”

哑了一会,咸慧才有了词。“跟您实说,妈,也不全为您。”她抬出了老太太的心头肉。眼下上大,陈兆民还有三年大学毕业,那是眼睛一眨巴的事儿。工作,搞对象,结婚也是一眨巴眼的事儿。所以,得先把房给他预备着。到时候,“您的孙媳妇,再给你添个重孙,那可就四世同堂了啊。”

“妈不死,就为等那日子。”张爱宝忍着,却还是没忍住在脸上写出来了心里的欢喜。欢喜归欢喜,主意还是拿得毫不动摇。“噢,还非得到那个、那个叫啥来着的新区才能四世同堂?”她的意思是跟动迁组拿了拆迁费跟补贴的钱,就在锥子胡同近段买个人家住过的旧房,叫什么来着的?噢,二手房。“就那。”

咸慧瞥一眼陈义德,只见他以肘撑桌以拳抵颈,两眼望着天花板,也不知在没在听,更不知道在想什么。咸慧在桌下踩了他一脚。

回过神儿来了,陈义德却仍什么也不说,只去把做好的菜端

来摆开。柿子椒炒鸡蛋,烧豆腐,一小锅西红柿冬瓜汤。他又给妈妈和老婆盛了饭。

没讨着救兵,咸慧只得自力更生,“拆迁让我们搬的那地儿,叫河湾新区,在东城外,背靠着狮子岭,有山有水,没废气没噪声。听说,有钱的主儿都在那一带买别墅。”

“不是不是有钱的主儿吗咱?”张爱宝说来坦然。

咸慧不屈不挠,“不用咱花钱,妈。拆迁,国家有政策。按规定,拆了咱的房,就得在那儿给咱三居,外加餐厅跟客厅。”一顿,她又说,“不要三居拿两房,那差价,人家还找给咱。”

“妈可不为钱,”陈义德在张爱宝的另一边坐下了。他其实听得很用心,这么说其实也是在给媳妇支招,“她是担心咱家的摊。”

张爱宝把头点个幅度不小,“就是。”说罢才喝了勺里的汤。她举早晨的事为例,“一下掏出一百块来买馄饨,”为什么?爱吃咱这南方的风味,净素馄饨,好这一口。像这样囤的今儿就有十二个,往后呢?“多少我说不准,没一百个也有八十、七十、六十的。”渐次朝回收着的数字显见得不实在。张爱宝不是心里没底,要囤馄饨的都是常客,三天两头来的有三、四十人,占了买卖的一半。夸大,她有她的用意。“咱一撤,让人家上哪去吃可心的早点?”她不让咸慧打断她的话,“不愿意往远处搬,我也不是全因为他们,你妈的觉悟还没高到那份儿上。”

“您的意思,我懂,”咸慧点拨道,“到了河湾就不能摆摊了?照样可以。凭您这独一门的手艺,照样让那儿的老爷们爱吃得挨耳刮子都不松手放碗。”

张爱宝斥一声,“你懂什么?”叫就叫个新区,那儿肯定还没熟,人气不旺。地儿呢又忒偏,最主要的是没有了那四十来个基础,全指着过路客,一大早的谁上那儿过去?有也有,是上班上

学的那茬儿，心急火燎地出门，想吃馄饨他们顾不上呀。等回来天早都黑了。“中间这块一掐，就剩些我这样年纪的老头老太了，”他们能舍得花几块钱吃碗馄饨？做梦去吧。还有就是款爷，住别墅的主儿。是，他们吃腻了鸡鸭鱼肉海鲜啥的，挺惦记粗粮吃家常饭，像棒子面粥高粱窝头手擀面什么的还有馄饨。可那是改口味，换嘴，吃个一回两回，指不上。她长长地叹出声，“摊上的买卖要砸了，日子怎么过？光供兆民上大学就得一月好几百。”不是说四世同堂快了吗，娶孙媳妇添重孙，那是什么动静，做奶奶的做父母的能光等着乐呵吗？四世同堂在哪儿打基础？“还不得指着咱这摊？”

“拿钱没别的不好，”陈义德嘴里没菜没饭也没汤，可那话说得就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他自以为把意思说到了，其实人家没十分明白，“就是得先搬，先迁户口。”

不等咽下饭菜，咸慧急忙补充。一要等把家搬了，二还得迁走了户口，动迁组才能给钱。动迁组不给钱，靠家里那点积蓄，可买不下房。二手的也买不下来。买不下房，就没地儿可搬，没地儿搬怎么迁户口？不搬不迁，没法跟动迁组伸手拿钱，伸手要，人家也不给呀。把相互制约的环节梳理了一遍，“我说清楚了吗，”咸慧问张爱宝，“妈？”

“你说的这套，我知道。”张爱宝说，“不光知道，连对付的办法，都已经想好了。”见儿子与媳妇都瞪眼看着自己，张爱宝很有些得意地又说，“要不，我能轻易就把主意改了？”

陈义德亮起了眼，“什么办法？”

“借。”

要笑，咸慧强忍，忍也忍不住，她扑哧地笑了出来，还捎带着喷出来了几颗饭粒儿。

“怎么？”张爱宝停了筷。

陈义德叹了口气，“不是一块两块、一百两百，也不是一千两千、一万两万，买再小的房至少也得十几二十万，妈，您找谁借去？谁又能借给您？”

“说借钱了吗我？”张爱宝啪地放下了饭碗，脸色也沉了下来，“我要借的是房，动迁组说话，这叫借房摆渡。”

咸慧忙说明，德子跟她合计过，她也求人找了，还真有房在招租。可租房不让迁户口，“白搭。”

“你说的跟我说的，两回事。”张爱宝搞得很清楚，租，那也是买卖，买卖有买卖的章程。借，凭面子，讲交情，只消面子足交情够，什么都好商量。她说得很有把握，“心里要没底，我能出这馊主意？我敢去跟人张嘴？”

“您还有这么铁的关系？”咸慧一迭声地问，“这关系还这么牛？怎么从没听说过？谁呀是？”

错会了意，张爱宝生了气，“嘿，”她一下站起身来，“我这就去把房给你们借回来，”边出门去，她边又吩咐愣在桌旁的儿子，“你去跟人定拿钱的方向。”

5

司马则彬是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回办公室的时候接着的电话，一下，她没听出对方是李少雄。李少雄在机场，刚到，想马上见她，有件事情要请教，专程从深圳赶来的。话说得郑重，又很有央求的意思。司马则彬心想，如果所谓的有事只不过是托词的话，那不妨告诉他，“晚上我还有事，引我男朋友去跟父母见

面。”并不是胡编的瞎话，司马则彬真跟余扬跟家里说好了的，不过，时间还富裕，完全来得及见一见李少雄。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杜绝要喝酒啦共进晚餐的可能性，司马则彬把李少雄约在了只供应咖啡的“馆”里。令司马则彬大觉意外的是，李少雄说他买下了一所学校，在这儿的市中区。

司马则彬停了正举向嘴边的咖啡杯，“学校？”她抬起眼来，“买下了？”瞪着李少雄，“你？”

“改制的手续正在办，现成的校舍，改建的规模不太大，当然也不能算小。”李少雄一一道来，现在到学期结束还有些日子，马上着手，再加个暑假，有那么一段时间作筹备，应该说是很充裕的。

不经意间，司马则彬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中学还是小学？在哪儿？你想办成个什么样的学校？办学校，校长非常关键，有人选了吗？”

“你愿不愿意当？”李少雄问来郑重其事，他就是来问司马则彬这个的。怎么办学校，怎么才能办好学校，他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不懂，得请个专家。他认识的人中间，他硬往司马则彬这么个普通中学的普通英语教师头上戴着高帽子，“只有你是搞教育的。”

司马则彬这才明白自己还是被绕了进去，当然，要跳出来也并不难，不够资格，是现成的理由，或者干脆回答不愿意，另请高明罢你，也可以。没有。沉吟了好一会，司马则彬说了，说的只是，“可以从不认识的人当中去挑，当校长并不非得你认识。”

“我有个坏习惯，”李少雄说，“不信任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也不都信任。”

被人信任的话听来绝不会不顺耳，司马则彬的嘴更软了些，“我得想想。”